

楔子 男主已死，有事燒紙

三月初十，丞相府內一片縞素，哀慟震天。

鍾若晴跟在父母身後，剛進門就被一個丫鬟迎頭撲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哀嚎道：

「少奶奶妳可來了，我們家少爺他……他死得好慘哪，嗚嗚嗚嗚！」

鍾若晴嘴角微抽，還沒來得及說話，卻見那丫鬟一口氣提不上來，竟然哭暈了過去，而蘇家下僕們則是訓練有素地一擁而上，飛快地把人架起拖走了。

再看院子裡，前來弔唁的人幾乎要排起了長隊，多半是姑娘，並且每個人都比鍾若晴看起來更像是死了未婚夫婿的模樣。

指尖攥緊了袖口，鍾若晴感覺心情複雜。

今天是蘇門錦下葬的日子。

若要問蘇門錦何許人也，僅用一句「丞相獨子」來概括是遠遠不夠的。

韋莊的《菩薩蠻》中有一句說得好——「騎馬倚斜橋，滿樓紅袖招」，這便是蘇門錦生前最真實的寫照。

想當年他一襲青色長衫，打馬自街市上悠然而過，眉眼俊逸，氣度風流，嘴角一抹淺笑徐徐漾開，更是連帶著三月的春風都添了幾分甘醇，直讓人心醉。

且不說那副誤了多少姑娘終生的皮相，單看他那一手妙絕天下的草書，對於京中名流雅士而言也已經是萬金難求的了。

他若還在世，只怕洛陽城裡大半的姑娘每日還在盼星星盼月亮，指望著他和鍾家的婚事最後能出個啥意外，好給其他人留點念想。

只可惜如今連婚事帶人一齊沒了，她們只好捂著碎成渣渣的少女心蜂擁前來，只為看心上人最後一眼。

然而和這些哭得梨花帶雨的姑娘們相比，還沒成婚就直接從「準少奶奶」化身為「準寡婦」的鍾若晴，此刻卻平靜得有點對不起她的身分。

她的神情裡有不安，有糾結，有困惑，有茫然，卻唯獨沒有半點悲傷的痕跡。

「哎，當真是可惜了門錦這樣的一個好孩子啊！」遠遠地望向靈堂，鍾老爺站住腳步，搖頭歎息，「前不久還好好的，怎麼轉眼就……天妒英才，天妒英才啊！」

鍾夫人在一旁攥著帕子抹眼淚，哽咽得說不出話來。

見爹娘這就哭上了，鍾若晴張了張嘴，剛要開口就見母親一個抽搭，終於忍不住伏在鍾老爺的肩頭哭出聲來，她只好撇撇嘴，把話嚥了下去，再找機會。

但以她的身分，出現在此地自然是格外的引人注目，眼瞅著越來越多的目光朝自己投來，鍾若晴琢磨著，這時候如果太無動於衷似乎也說不過去，便只好掏出帕子遮住臉，裝模作樣地哼了幾聲。

鍾若晴素來以「演技派」自居，可一想到膈應在心裡的那件事，不管怎麼用力，偏偏半滴眼淚也擠不出來。

正此時，蘇家二老頂著通紅的眼眶從遠處快步走來。

蘇鍾兩家雖一官一商，但世交已久，又是姻親關係，如此情形下見了面，自然又是一番唏噓，互勸著節哀。

「哎，咱們晴丫頭也是好孩子，」蘇夫人拉住鍾若晴的手一遍遍輕撫著，啞聲道：

「怪只怪門錦和我們蘇家沒這個福分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又忍不住低頭抹眼淚。蘇丞相在一旁也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歎氣。木已成舟，再說什麼也無濟於事，兩家人漸漸地沉默下來，只餘下周遭高高低低的哭聲，把氣氛渲染得無比沉重……

鍾若晴終於忍無可忍了。

從進門開始，那句話就跟魚刺似的卡在喉頭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再不說，她真的快要憋死了！

「蘇伯父，蘇伯母，請務必節哀！」眼瞅著附近沒有外人，她索性上前一步，低聲道：「不知二老是否想過，如果蘇門錦……他沒死呢？」

此話一出，其餘的四人俱是一愣。

既然話已開了頭，剩下的就沒什麼好顧忌了，鍾若晴清清嗓子，豁了出去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其實我三天前還見過他，他就在——」

話沒說完，卻已經被蘇相打斷。

「晴丫頭，我知道妳同門錦是打小積累起來的感情，非旁人可比，」他又歎了口氣，語重心長地道：「可是人死不能復生啊孩子，可千萬要想開些！胡思亂想，思念太甚，可是要傷身子的……」

等等啊蘇伯伯，我、我沒有思念太甚啊，我只是……

鍾若晴呆住，還來不及為自己申辯，那廂蘇夫人已經接過了話頭。

「晴丫頭，門錦的屍身可是我們親眼看著從河裡打撈上來的，現在就躺在靈堂的棺材裡。」說著，她用力將她手裡的帕子攥緊了幾分，瞬息功夫已經泣不成聲，「我還記得、還記得那時候他的身子冰涼冰涼的，全無一點溫度，那模樣……我每天夜裡都會夢見……」

說著，二老已經抱頭痛哭了起來。

見此情形，鍾若晴傻了眼，她總不能請蘇家當場打開棺材看看人在不在裡面吧？思來想去，只好轉向自己的父母，語無倫次道：「爹、娘，千真萬確，你們要相信我，我真的……蘇門錦他……他……」

「孩子啊，門錦已經去了啊！」鍾夫人卻撲上來，一把將她摟進懷裡，哭道：「雖然妳這幾天一滴眼淚也沒掉，可娘知道妳心裡難過，別鑽牛角尖也別把苦憋在心裡了好嗎？要哭就哭出來，可千萬不要一個人胡思亂想鑽牛角尖啊！事已至此，妳若再有個三長兩短，為娘可要怎麼活啊……」

我我我……我真的沒有想他想瘋了啊，娘親妳聽我解釋好嗎……我沒哭不是因為憋著，是因為他沒死啊啊啊！

眼看著三人已經哭作一團，鍾若晴真心感覺到了深深的無力，她從鍾夫人的肩膀上抬起頭，懷著最後的希望看向自己父親。

四目相對，鍾老爺沉重地歎息一聲，「孩子，妳的苦爹明白，回去爹一定給妳請個好大夫看看。」

鍾若晴：「……」

為什麼寧可覺得她有病也不相信蘇門錦沒死，這真的是親爹嗎？

雖然這世上模樣相似的人確實是有的，也雖然她三天前撞上蘇門錦的地方……確實有點詭異，但鍾若晴卻十成十地肯定，那絕對是他本人無誤！

她跟蘇門錦青梅竹馬十六七年，那混蛋就是被碾成了渣渣扔進垃圾堆，她也能精準無誤地把人給扒拉出來。

何況他只是改了個頭換了個面而已？

可現在的問題是，就算她確信那人是蘇門錦，可也要有人信她才行啊……

第一章 在下姓李，大名狗蛋

京城西南二百里，清晨的清宏書院正沐浴在一派寧靜祥和氛圍中。

山長段懿尊撚著白鬍子走出房間，看著院子裡正辛勤掃著枯葉的學生們，向來熱愛清淨的他不禁欣慰地點了點頭，臉上浮現出慈愛的笑容。

他年逾古稀，德高望重，乃是書院的所有者兼唯一的教書夫子。深吸一口清新甘甜的空氣，段山長在心中默默感慨：生命是多麼的美好，生命是多麼的精彩……而就在下一刻，一個不和諧的聲音把一切都毀了——

「夫子！夫子！救命啊！」

看著面前剛掃好沒多久又被踩得稀爛的枯葉，段山長微一皺眉，衝著來人道：「大清早的，何事大呼小叫？看看這院子被你弄成什麼樣了，罷了，等會便由你來打掃吧！」

正在掃地的眾學生聞言「耶」了一聲，立刻扔了掃帚，一哄而散吃早飯去了。

「夫子，事情緊急，我、我也是沒辦法啊！」書院中第二不成器的學生——純淨，一臉無辜地走上前來。

段山長一聽這話，就知道麻煩一定是出自他那個第一不成器的混蛋學生了，便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哎，純潔他又怎麼了？」

「純潔師哥讓我十萬火急前來求救，他說他……他要被人強暴了！」

此話一出，原本正要去飯堂的眾人步子登時一頓，齊刷刷地回過頭來。

一記肅殺的眼神把人驅散了，段山長抬手在純淨的頭上敲了個栗爆，呵斥道：「混帳，一大清早就這麼胡言亂語，成何體統？」

「夫子啊，師哥說他真的危在旦夕、貞潔不保啊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！」純淨淚汪汪地捂著腦袋，委屈道：「再說這事也不是頭一回了，師哥實在沒轍啊，只有等夫子你來解圍了！」

「罷了罷了，趕緊帶為師過去吧。」段山長無奈搖頭，這純潔惹是生非的功力他是領教過的，如果不趕緊將麻煩扼殺在搖籃中，誰知道還會鬧出什麼么蛾子來。果然，剛到院子門口，就看見一個斷成兩截的掃帚正十分淒涼地躺在四散的落葉中，再往遠看，門外的老槐樹邊，一上一下、一男一女兩個人，正大眼瞪小眼地對視著。

哎，純潔來到書院才不足兩個月，這都第幾十次了……段山長扶了扶額，無語凝噎。

樹上呈馬猴狀扒著的那人，一看見他立刻如蒙大赦，遠遠地揮手哭號道：「夫子，夫子，你可算來了！趕快救學生於水火中啊！」

樹下站著的姑娘則是一身粉色衣裙，容貌嬌俏靈巧，只是腮幫子氣鼓鼓的，顯出了幾分兇悍的模樣，聽了純潔的呼救，她單手叉腰，伸出一根玉筍似的指尖往樹上一指，怒道：「每次都搬你的夫子來當救星，算什麼男子漢？蘇門錦，有種你下來，咱們今天把話說清楚了！」

樹上那有心好好學習奈何不得清淨的純潔師哥，一聽這話又揮舞著四肢，嚇得趕緊朝上爬了幾下。

他的確生得相貌出眾，即便穿著那千篇一律且半新不舊的書院統一服制，也絲毫不影響眉目間的俊朗清秀，反而平添了幾分仙逸出塵的感覺。

確定了高度安全，純潔小心翼翼地偏過頭，朝下面看去，無奈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在下已經說過好多次了，我乃無名小卒一個，為了考取功名，才特地背井離鄉來到這清宏書院刻苦讀書，真的真的真的不是妳口中的那什麼蘇門錦！妳便行行好，放過我吧！」

「少來矇我！蘇門錦那殺千刀的，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認得出，更何況只是換了身打扮，改了個名字？」姑娘一臉不信的表情，咄咄逼人道：「有種就告訴我你的本名叫什麼，哪裡人？」

因為段山長他老人家記性大不如前，就效仿寺院，強制要求進入書院的學生都得改成「純」字輩，且只有兩個字的名字——這樣他實際需要記住的就只有一個字了……

聽了姑娘的要求，純潔半刻也沒有猶豫，馬上連珠炮似的道：「在下本名李狗蛋，馬欄鄉村桿秤鎮蓮花溝人氏。父親李鐵柱，母親劉桂芳，家中還有三個哥哥，分別名喚李鋼鎖、李大鍋、李秤砣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……」姑娘一陣無語，只能打斷他道：「那、那你為什麼每次一見我就跑？這次都躲到樹上去了，分明就是理虧，不敢和我當面對質！」

「哎，我為什麼躲到樹上去，姑娘妳、妳又何必明知故問呢……」純潔苦著臉歎了口氣，手上越發把樹幹抱得緊了，「我被妳逮到的時候，哪一次不是還沒開口就先扒衣服扯褲子的？上次不過是跑得慢了些就被妳按在地上，連袍子都給撕爛了！還有上上次，還好我及時扯住了褲帶，否則、否則……」

「如果不是你自己見了我就跑，我幹麼要拉你衣服？」姑娘聽聞此言，一張鵝蛋臉紅了紅，「再、再說了，我什麼時候扯你褲子了？」

「明明扯了！」

「明明沒有！」

「就扯了！」

「就沒有！」

「扯了！」

「沒有！」

兩人這麼鬥了一會兒嘴，粉衣姑娘一跺腳，對著樹上發出最後通牒，「我不和你繞彎子了！蘇門錦，你到底下不下來？」

「姑娘，在書院內，在下叫『純潔』；書院外，在下名喚李狗蛋，蘇門錦什麼的，

不認識啊。」

話音剛落，一顆石子就擦著耳邊飛過去了。純潔一愣，還沒回過神，又一顆更大的飛了過來，這一次——正中眉心。

只聽「噉——」、「啪嘰——」、「啊——」三聲，人已經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以狗啃泥的姿勢落了地。

眼看著那姑娘拍拍手上的灰塵，挽起袖子衝上去，一副要揍純潔的模樣，段山長知道不能只顧著圍觀了，便趕緊帶著純淨擋在了前面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慢條斯理地道：「書院乃是清淨讀書的地方，不得喧譁，鍾姑娘有話好好說，還請不要動手。」

「夫子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這件事只有我和蘇門錦面對面才說得清楚！」身為常年上門騷擾清淨的「熟客」，鍾若晴客客氣氣地越過了段山長，衝地上的人大聲質問道：「蘇門錦，你好端端的幹麼裝死？如果不是我那天出遊無意中在這裡看見你了，你是不是、是不是打算一輩子不讓我知道？」

她說著忽然委屈起來，咬咬下唇，大眼睛裡隱隱附上了一層水霧，腳下卻絲毫沒有因此而變得溫柔，反而十分不客氣地朝人踹了一腳。

這一腳下去，地上那死魚一般挺屍的人卻忽然一扭身吐出一口血來，隨後身子一抽，滿臉鮮血地歪倒在一旁，真成死魚了。

「師哥你怎麼了，你醒醒啊師哥！」純淨連忙衝過去要將人馱起，無奈個子太小力道不夠，只能招呼著眾師哥將人四腳朝天地抬了起來，飛速往院子裡跑。

鍾若晴被這一幕驚得呆了呆，原本氣得泛了桃紅的面容此刻只剩下無措的表情，她轉頭看向一旁的段山長，道：「夫子，他、他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大概……是宿疾吧……」段山長嘴角抽搐著歎了一口氣，只道：「哎，那什麼……時候不早了，院中皆是男子，不宜相留，姑娘還請早回吧。」

留下此言，他看了看身後那抹粉色影子，搖搖頭，轉身離去。

關了院門，段山長歎了口氣，轉頭瞅了瞅被人抬著正往房裡送的純潔，厲聲喝道：

「混帳，你還要裝到什麼時候？」

純潔聞言，起初只是把眼睛睜開一條縫，不放心地往周圍掃視了一眼，確認危險已經解除，這才一躍而起，用衣袖將嘴角的「血跡」一把擦了個乾淨，道：「想不到這不知名的紅果子不僅味道不錯，關鍵時刻還能救命！」

說話間，他俊朗面容滿是老不正經的笑意，哪裡還有剛才半點要死不活的模樣？段山長無語地搖搖頭。

純潔卻笑咪咪朝他一揖，道：「方才可多虧夫子解圍，否則學生可真要清白不保了！」說完又跟個沒事人似的，對一旁莫名其妙的眾師哥們一一謝過。

「你自己胡鬧，卻連為師也拖下水來，實在是……哎！」段山長看著他這副樣子，覺得頭疼，卻又拿他沒辦法。只能歎氣再歎氣，隨後放其他的學生先去吃早飯。如果不是送他進來的那人身分太過了得，自己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這樣的麻煩學生弄進來的，成天捅婁子不說，還總連累自己一起收拾爛攤子。

「罷了，罷了！只是看那位姑娘的性子，你怕是躲得了今日也逃不過明日。既然決意入我清宏書院學習，便摒除外物紛擾，不考取功名誓不甘休！至於其他的陳年舊事，你且自己處理妥當，若有下次，為師可不會再替你周全了！」待到院中只剩下他們兩人的時候，段山長語重心長地勸誡了他一番，才擺擺手道，「今日小懲大誡，你把院子掃乾淨再吃早飯吧！」

「多謝師父，師父慢走——」純潔乖乖地拖著長音，待到人影消失在遠門外，他忽然揚聲，道，「純淨！快出來！」

話音落下，一個人慢悠悠地到了近前，正是他唯一的小師弟——純淨。

既然要好，有難怎可不同當？純潔將掃帚往純淨手裡一塞，道：「快把院子掃乾淨，夫子說掃乾淨了咱們才能吃早飯！」

「夫子說的明明是讓你掃地，怎麼又賴我身上了？」純淨接了掃帚，一邊不情不願地在地上扒拉著，一邊低聲抱怨道。

「你放心，師哥為人仗義，一定會耐心等你掃完了再吃飯。」純潔全當不曾聽見，逕自走到院牆底下站定，隨手捋了捋自己的頭巾，「你別慌，慢慢掃就是了！師哥絕不催你！」

話雖這麼說，但純淨掃地的過程中，耳根子就沒清淨過。

「純淨莫慌，師哥肚子真的沒有叫哦！」

「純淨慢慢掃，千萬不要急，記得要掃乾淨一點哦！」

「純淨，師哥和你一樣，一點也不急哦！」

「純淨你別誤會了，師哥不是在催你哦，真的不是在催你哦！」

……

正當純淨被這聒噪煩得恨不能撞牆的時候，卻驟然聽到一聲「福音」：「師哥去趟茅廁，你繼續掃啊！」

鬆了口氣，心想世界終於清淨了，手上動作也頓時變得麻利。

然而等到純淨打掃完畢之後，純潔卻跟掉進了茅廁似的，還沒回來。

擺好掃帚，純淨四處喚了喚，不見人影，正準備去找，轉念一想，決定還是先去飯堂為上。

一炷香的時間後，純淨捧著從飯量日益見長的大師哥的手中搶來的四個饅頭，終於在東院一處起眼的角落裡，找到了趴在牆頭的純潔。而且，對方因為太過專注，似乎根本沒發現自己的到來。

躡手躡腳地跑過去，純淨順著純潔的目光朝外面一望，恰好看到了院門外，那片剛發生了小小糾紛的空地。

不過這時候，門外早已沒了人，只有那棵萬年不變的老槐樹而已。

面上掠過一絲不懷好意的笑，純淨深吸一口氣，湊到他耳畔剛準備大吼一聲時，卻被純潔搶先著開了口。

「鬼鬼祟祟的，幹麼？」那聲音懶懶散散的，顯然早就知道他來了。

純淨的動作懸在一半，只好把卡在喉嚨裡的那口氣憋了回去，撓撓頭道：「師哥，

你躲在這裡幹什麼？該不會是……偷偷看人家姑娘吧？」

純潔聞言，回頭看他一眼，不說話，只是嘴角邊還殘餘著一抹慵懶而不羈的笑。那算得上是他的招牌笑容了，彷彿被刻在了臉上一樣，不管什麼時候都如影隨形。這種笑容若是帶上了街，一定能閃瞎許多花癡少女的雙眼，只可惜在這清一色男學生的清宏書院裡並沒有什麼用武之地。

「不會是真的吧？師哥，夫子說了，既然來到清宏書院，就要心無旁騖地讀書考功名，找姑娘娶媳婦什麼的，會分散人的心智，是要嚴令禁止的！」純淨說到這裡，忽然想起什麼似的，揚起手上的包子啃了一口，神祕兮兮地笑道：「嘿嘿，不過孔夫子也說了，食色，性也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師弟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！要不這樣吧嘿嘿，事情我替你保密，包子讓給我一個，怎麼樣？」

「讓你個大頭鬼！剛才廁所滿員了，師哥我在這裡偷偷解決一下不行嗎？」純淨在他頭上敲了一下，然後順手把屬於自己的兩個包子搶了過來，頓了頓，又抬手一指純淨腳下，笑得人畜無害，「哦對了，剛好就在你腳下這個位置解決的。」純淨吃包子的動作瞬間僵硬。

而那廂純潔已經伸著懶腰走遠了去，聲音因為嘴裡塞著包子而有些含糊，「騙你的！走啦走啦，去飯堂看看還有沒有剩下稀粥。」

說完他停下腳步回過身，彷彿是要等純淨過來，然而目光卻不著痕跡地放遠抬高，越過那道矮牆，虛虛地望向空中。

只可惜，以他現在的位置，能看到的只有院子外那棵老槐樹上若隱若現的樹冠而已。

他微微眯了眼，唇邊慣有的那抹笑意略略凝固了幾分，片刻之後，才恢復如常。

鍾若晴一路狂奔著回到了家，等爬自家後院的牆頭時腦中靈光一閃，忽然意識到自己好像是……被耍了……

她又不是武林高手，對方也不是病弱少女，哪至於一腳就踹吐血啊？

於是她以騎在牆頭的姿勢，狠狠地掰斷了近處的一根小樹枝，以洩心頭之憤。這不大的聲音卻驚動了房內的人，窗戶很快被推開，丫鬟詩琴探出腦袋，小心地朝周圍看了看，瞅見牆頭上的影子，趕忙壓低聲音道：「小姐，快下來啊！小心被人看見！」

鍾若晴扶著牆邊的梧桐樹，輕車熟路地跳下牆根，飛快地回了屋子。

詩琴十分配合地掩上了門，邊遞上了茶杯邊問：「小姐，今天情形怎麼樣啊？」

「別提了，居然被他裝吐血混過去了！」鍾若晴氣鼓鼓地搖頭，接過茶杯喝了一大口，又重重地放下，「哼，要不是我怕爹娘發現趕著回來，一定跟他死磕到底！」詩琴被她的氣勢震懾到，忍不住問：「小姐啊，妳真的確定那就是姑爺嗎？會不會……只是長得像而已？畢竟如果真的是他，又為什麼會對小姐避而不見呢？」

「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啊！沒準兒他是墜河失憶了，或者……」鍾若晴也跟著擰了眉，想著想著，忽然一拍桌子，道：「難道他想裝死悔婚不成？」

「怎麼會呢，小姐，能攤上這門親事，姑爺肯定高興還來不及呢。」詩琴笑嘻嘻地安慰道：「想過去咱們府門外，多少人排著隊等著小姐答應提親，都……」說到一半，忽然想起什麼，瞬間捂嘴收聲。

鍾若晴卻已經猜到了什麼，瞪著她問：「是不是今天媒人又被打回來了？」

詩琴咬著下唇，點點頭。

鍾若晴眯起眼，「怎麼說的？」

詩琴小心地問：「小姐，妳……真的要聽實話嗎？」

鍾若晴一狠心，「說！」

詩琴弱弱道：「媒人說，她跑遍了京中幾大家族，都……都沒答應。」

蘇門錦下葬後不久，蘇相便認了鍾若晴為乾女兒，怕她因為蘇門錦的事情而被牽累，反而積極主動地聯繫媒人，替她說親。

只可惜，結果不甚理想……

所以對於詩琴的話，鍾若晴已經毫不意外了，想了想，卻到底還是不死心地問：

「這次又是什麼理由？」

「還不是那些陳詞濫調，」詩琴的聲音又低了幾分，「說什麼小姐還沒出嫁就剋死了未婚夫君，這剋夫的功力不是一般的深厚，沒人……敢答應。」

鍾若晴臉色難看了一點，嘴上卻還在問：「還有呢？」

詩琴的聲音已如蚊蚋，「還有的說，妳因為思念姑爺，終日精神恍惚，不太正常，所以……也不敢答應。」見自家小姐的臉已經黑得跟鍋底似的了，忙又道：「不過、不過也不是完全沒人答應！還是有一家表示對小姐頗為有意的！」

鍾若晴的雙眼亮了亮，「哪家？」

「西街豬肉鋪的熊掌櫃在鄉下有個親戚……」

「不能忍，簡直不能忍！」鍾若晴拍案而起，終於破了功，「蘇門錦這個殺千刀的混蛋！」

想當年，鍾若晴憑藉著京中首富的出身，加上雖然不算天仙絕色但也屬於上乘的容貌，怎麼著也稱得上是「京中一枝花」了，在和蘇門錦訂親前，上門提親的媒人就從沒斷過。

後來和青梅竹馬蘇門錦的親事定了下來，雖然他倆從小就不怎麼對盤，離琴瑟和諧什麼的還差得很遠，但鍾若晴心裡卻還是很得意的，就衝著蘇門錦那樣貌身家，閨中密友裡的那些富家小姐們，誰不是對她羨慕嫉妒恨，恨不能咬碎一口貝齒？誰料風水輪流轉，如今的她背了個剋夫以及精神失常的名頭，不僅沒人提親，就連派出去的媒人也無功而返。

總結起來，就是她從此嫁不出去了……想到這裡，鍾若晴身形一晃，只覺頭頂炸起一道晴天霹靂。

可問題是，如果人是真死了也就罷了，偏生那個始作俑者此刻正優哉游哉地躲在某個書院裡過著小日子，自己卻要在這替他收拾爛攤子，鍾若晴越想越覺得氣不打一處來。

「那個混蛋，不把他揪出來老娘誓不為人！」趴在桌上牛似的喘著氣，她咬牙切切



齒地道。

詩琴在旁邊幫她順著氣，小心道：「可是、可是就算那個純潔就是姑爺，他不認帳，又要怎麼辦才好啊？」

鍾若晴咬著下唇想了半晌，忽然坐起身來，神神祕祕地朝她招了招手。

詩琴湊過去，聽她小聲地說完了自己的計畫，表情立刻變得十分複雜，「小姐，這樣……真的好嗎？」

「捨不著孩子套不著狼，不入虎穴，焉得漢子！」鍾若晴眼裡閃爍著「這麼好的主意哪兒找去啊」的光芒，一拍桌子道：「就這麼定了！」

仲夏時分，一大清早的太陽便格外的烈了。

清宏書院的大門外，純潔睡眼矇矓地打了個大哈欠，一邊拿掃帚在地上胡亂劃拉著，一邊琢磨著待會兒早膳要怎麼從大師哥手裡搶回自己的包子，再說服三師哥從二師哥那兒多騙一個包子回來，好拿來獻給四師哥拉拉關係。

正想著，忽然聽見車馬聲從遠處傳來，車輪滾滾，在這清晨無人的時候顯得格外分明。

為了讓自己的學生們遠離充滿誘惑的花花世界，段山長特地將書院建在了一個鳥不拉屎的深山老林裡，這地方離京城遠了十萬八千里，絕對清淨無擾，就算是有學生想半途而廢也沒辦法自己跑回家去。

而今天書院竟然有人找上門來？這實在是件稀奇事！這樣想著，純潔停下手中的事，伸著脖子朝聲音的來源處看去。

很快，一輛馬車從蜿蜒的小道那頭出現，往這邊而來，不多時便停在了眼前。

那馬車極為寬大，裝飾也十分富麗華美，一看就是出自有錢人家，然而在看清趕車人模樣的時候，純潔卻跟見了鬼似的扔了掃帚拔腿就往院門裡衝，卻發現段山長穿著他那件簇新的外袍已經站在了門檻內，四大師哥以及各種小嘍囉也各自打理得人模狗樣地跟在後面。

「今日有貴客來訪，」段山長搶在純潔之前開了口，「快整整你的衣裳，跟為師出門迎接。」

餘光看了一眼身後的車馬，純潔嚥了嚥口水，道：「夫子，學生……學生拉肚子！」

「憋著！」段山長目光瞪了他一眼，十分威嚴地扔下這兩個字，然後逕自朝外面走去。

小伎倆被識破，純潔沒了法子，只得拿衣袖遮了臉，藏頭露尾地跟在最後。

院門外的空地上，那輛大馬車已然穩穩地停了下來，車簾被撩開，一對老年夫婦從裡面徐徐走出，兩人衣衫華貴精緻，舉止文雅，同這馬車的檔次十分相稱。

段山長迎了上去，拱手一禮，道：「鍾老爺同夫人別來無恙。」

鍾家夫婦也客客氣氣地還了禮，雙方寒暄了幾句，倒也沒有繞圈子便直接進入了主題。

「山長，小女此刻就在車內。」鍾老爺朝馬車內看了看，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實不

相瞞，自打蘇家公子出了意外後她便跟丟了魂似的，全無精神，前些時日更是大病一場，臥床多日，近來稍稍好轉些許，忽然提出要尋個去處避世清修，在下一時便想到了段山長這裡。」

在此之前，清宏書院是從未收過女學生的，然而段山長早年曾經歷過一段窘迫的時光，險些餓死在路邊，虧得蒙鍾家接濟才保住一命，故前幾日收到鍾老爺的書信時，他雖頗有些為難，卻也只能答應下來，誰讓他拿人的手短，吃人的嘴軟呢……

「人倒是說女子無才便是德，但老朽卻不這麼認為。女子讀書雖無法考功名，卻能增長才學，修身養性，調理心智，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，小姐能有此願望，老朽之心甚慰。」段山長和藹一笑，稍稍側身，「西院的廂房已然備好，只待小姐入住。」

「有山長這句話，我們便放心了。」洛陽首富鍾老爺釋然地歎了口氣，實則他倒沒有想這麼許多，只希望自家女兒能在旁的事情上分分心，不要再每日念叨那蘇門錦便好。回過頭去，他對著馬車喚道：「詩琴，快將小姐扶下來。」

聲音落下，鍾家小姐便在丫鬟的攙扶下慢悠悠地走下了車。

看清對方的面容，段山長額上突突一跳，隱隱覺得自己頭疼病又要犯了。

哪怕此時的鍾若晴面色比鬼還蒼白，行動比西施還嬌弱，但那張臉對他於來說卻是熟悉得不想再熟悉了……

段山長深居簡出，對外面的事情縱是偶然間聽過也不怎麼上心，更不會細想，這個時候他把前事來回地琢磨了一遍，這才痛心疾首地發現，「對未婚夫婿思念成疾的鍾家小姐」和「院門外叫囂著要找蘇門錦的鍾姑娘」……竟然是同一個人？而與此同時，眾學生中有見過鍾若晴的也立刻恍然大悟，竊竊私語地表示同情，難怪這姑娘前些時候每天都來這裡圍追堵截，找什麼「蘇門錦」，原來是因為死了未婚夫而精神失常嗎？那還是可以理解的……

鍾若晴對一切恍如未見，只專心發揮著自己的演技，擺出一副嬌弱非凡且絕對不曾見過段山長的模樣，她幽魂一般地飄上前去，弱聲弱氣地道：「小女子見過段山長，今後……還請夫子多多關照了。」

欠身的時候腳下一軟，險些摔倒，又將周圍人驚出了一陣雞飛狗跳。

段山長脆弱而老邁的小心肝哪裡禁得起這樣的折騰，忙不迭道：「鍾小姐身子不濟，就不必多禮了，外面風大，趕緊進屋，趕緊進屋！」

說著便請神一般地把鍾家三人擁入了院子。

「喂，你看到人沒有？」鍾若晴用手背擋住前額，嬌弱而緩慢地走著，一雙眼卻不住地在人群中搜尋著什麼。

詩琴在一旁攙扶著她，搖搖頭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沒看到模樣類似姑爺的人啊。」

鍾若晴只得暫時作罷，心中暗想那混蛋果然狡猾，一看她帶著爹娘來了就趕忙躲起來了。

罷了罷了，反正自己都混進這清宏書院來了，還愁以後沒機會挖他老底嗎！

等到眾人浩浩蕩蕩地進了門，純潔才從大門後面探出半個身子來，朝裡面瞅，在人群中搜索了片刻，終於定位到病歪歪的鍾家小姐，想起鍾老爺剛才說的「大病一場」，他不禁皺了皺眉，明明幾天前還那麼生龍活虎的，怎麼說病就病，還病成這副模樣了？

正此時，卻見鍾若晴微微側了過頭，衝旁邊一個師哥禮節性地微笑了一下，那一笑的瞬間，臉上「唰」地掉下一層白粉來。

純潔：「……」果然是自己想太多了嗎……不過人居然都追到這裡來了，以後的日子怕是有點麻煩了。

鍾老爺同鍾夫人在屋內小坐了片刻，又拉著鍾若晴的手叮囑了半晌，這才依依不捨地離開。

臨走之前，鍾老爺還主動提出給清宏書院捐助五百兩的銀子，以表對段山長的感謝之情。

望著馬車漸行漸遠，段山長手捧銀子站在院門外，風中凌亂……

已經有了一個麻煩的純潔還不夠，現在居然連他那個說不清楚的冤家也摻和進來了，他這清宏書院還能繼續保持清淨嗎？

Crescent